

古玉圖考

精緻生活叢書

鄧淑蘋

導

讀

藝術圖書公司印行

玉瑞玉器之歲未
衛風小雅之所歌
所詳毛傳鄭注許



珠
貴在單朋有滿
彩數古疑空飛器

山元五

小橋

流

古玉圖考 導讀

鄧淑蘋

美術規劃● 李純慧設計工作室

發行人● 何恭上

發行所● 藝術圖書公司

地址●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8號

電話● (02) 362-0578 • (02) 362-9769

傳真● (02) 362-3594

郵撥● 郵政劃撥0017620-0號帳戶

分社● 台南市西門路1段223巷10弄26號

電話● (06) 261-7268

登記證● 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1035號

定價● 250元

初版● 1992年9月30日

ISBN 957-672-070-2

古玉圖考

精緻生活叢書

鄧淑蘋

導

讀

藝術圖書公司印行

玉瑞玉器之歲未
衛風小雅之所歌
所詳毛傳鄭注許



珠
貴在單朋有滿
彩數古疑空飛

山元五

小橋

流



鄧淑蘋

古玉圖考

導

讀

藝術圖書公司印行





● 鄧淑蘋

古玉名家吳大澂評介

● 《古玉圖考》的寫成背景及影響

吳大澂，字清卿，號恒軒，晚號愆齋，生於清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，卒於清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。江蘇省吳縣人，累官至湖南巡撫。喜收藏骨董，尤好玉器。他將自身及友人的藏品，以線繪圖的方式表現，並加以考訂其器名與用途，於光緒十五年（西元一八八九年）出版《古玉圖考》一書。

吳大澂能在十九世紀末葉，完成對古玉器一些重要的考訂工作，有他當時的歷史背景。宋代以來金石學興盛，主要的研究對象為銅器及石刻等刻鑄了文字的古器物，玉器的研究，始終處於小宗的陪襯地位。在這些有關玉器的著錄中，有的尚以實物為據，如宋代呂大臨的《考古圖》和元代朱



德潤的《古玉圖》，所收的主要為佩飾器與劍飾器。也有的書中所繪的古玉都是憑想像杜撰的，如宋代聶崇義的《三禮圖》，林希逸的《虞齋考工記解》，以及偽託宋人龍大淵所著，實際上可能成書於清初的《古玉圖譜》等。

承襲了宋代以來長久的金石學傳統，加以清乾嘉學派嚴格的考據學風，古玉的研究，到十九世紀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。道光年間瞿中溶的《亦載堂古玉圖》，光緒年間吳大澂《古玉圖考》，以及端方《陶齋古玉圖》先後編纂成書。但第一、二兩部書都沒有在作者生前付梓，而遲到民國十九年、二十五年，始為人發現其殘缺的傳抄本與手稿本，才得以刊印問世。只有吳大澂的書，在他生前即由上海同文書局用石影印出版。圖文完整，流傳廣被。不但在中國及日本學者中，倍受重視，更經美國學者洛佛（Berthold Laufer）的轉引介紹，使本世紀初年的西方學者海統（Una Pope-Hennessy）、樂提（Stanley Chales Nott）、密舍爾（Henri Michel）等人都深受影響。可以說，在本世紀前半葉，有關中國古玉器研究的東西學術界中，吳大澂學說都頗為流行。事實上，直到今日，比較傳統的學者，仍相當程度地接受吳氏學說。

考古學家夏鼐，對吳大澂作了頗中肯的批評，認為他是「一位有古器物學者傾向的儒家學者」。稱他的研究方法為「吳大澂式經學家方法」。但對他書中的錯誤，指陳甚多。周南泉更批評他的書為：「定名不準確，斷代

玉瑞玉器之藏未嘗不
可改者周禮典瑞之
之職玉藻明堂位之
衛風小雅之西歌咏
兩詳毛傳鄭注許
傳至千百年後其
齊魯宋衛士大夫
衰而集之可與經
一而足然而好古
石而略於玉為
抑謂唐宋以後
玉之真者不可
玉圖既病其蒸
圖雖有古玉一
元朱澤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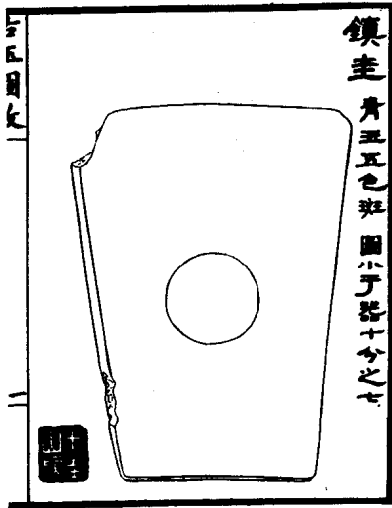
不科學，所述玉器的用途多錯誤。」

一部書在百年之中，由被奉爲圭臬，到被嚴厲批評，反映著有關的研究甚多，且有基本材料和治學方法上的突破。這乃是因爲本世紀科學考古學在我國的萌芽與茁壯所致。由科學考古學帶動的古玉器研究，日新月異地發展，對古玉器的定名，及其功能與意義的了解，都有許多的改變。所以，今日回頭審視《古玉圖考》，當然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。但我們綜覽百年來中外學者的研究之後，仍應客觀地說，吳氏之書開啓了本世紀古玉研究的先河。

吳氏在該書的序中感慨地說：「好古之士，往往詳於金石而略於玉，爲其無文字可考耶。」「唐宋以後，仿制之器多，而古玉之真者不可辨耶。」在對前人的著作不滿後，他自敘：「余得一玉，必考其源流，證以經傳。」希望能「資謁經之助而補金石家之所不及。」下文即分別談談該書的優點，及經過一百年的發展，所發現的缺點。

●優點之一——繪圖精確詳實

《古玉圖考》中所收錄的爲吳氏自身及其友人的藏玉。他採取線繪圖的方式，表達器形與花紋，圖由其族弟吳大楨所繪。雖然是描線勾勒，但相當精確，若未註明尺寸比例者，多爲原大。若器的兩面花紋不同，必繪二



圖表示。即或光素，若兩面的製作遺跡，如有鋸痕或圓穿的大小不同等，亦仔細繪圖表示。但有時不易看出書中相連的二圖，爲一器之二面，或爲二器，故僅能大致統計該書著錄二百二十餘件玉器。

吳大澂的收藏，曾在他的督師中日戰爭失利後，即失散部分藏品，後又繼續收集（根據C.T. Loo 1950）。而所藏的玉器，在他身後又經散賣，不少外國博物館的藏品，原屬吳氏舊藏。將實物與繪圖比對，便知《古玉圖考》一書的圖繪正確，對色澤的描述，亦稱中肯。

如該書第一頁，繪有一件「鎮圭」的兩面（圖一a），並說它是「青玉五

圖一 a 《古玉圖考》所錄之「鎮圭」



圖一
b
新石器時代 玉斧
長二三·八公分
大英博物館藏



色斑」圖小於器十分之七」。該圖長一六·七公分，刃線向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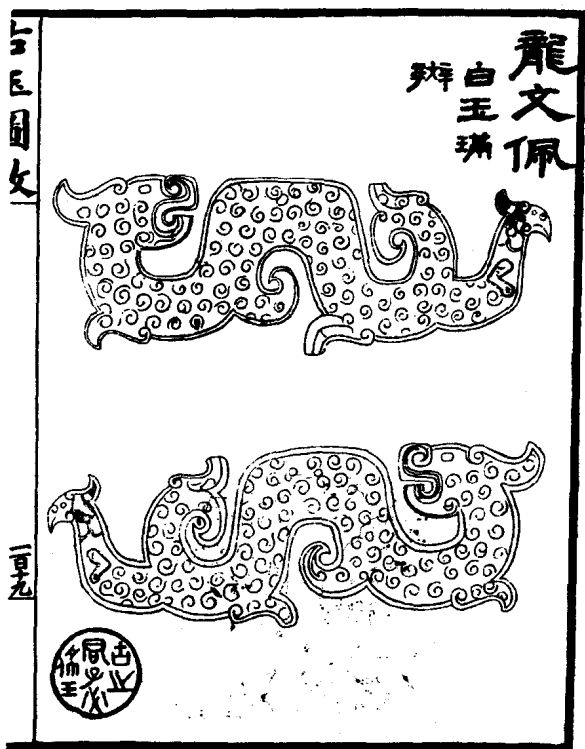
這件玉器的流傳，雖未有十分肯定的記錄，但由目前已公布的豐富的資料，筆者相信它可能早期經人轉售給英國收藏家優莫弗波魯斯（George Eumortopoulos）。一九三七年又售予大英博物館（The British Museum）。著錄於一九五一年該館藏玉圖錄的圖II下。並有彩色圖發表於一九六六年Oscar Luzzato-Bilitz的書中。見本文圖1 a，刃線向下。

民國六十九年（一九八〇），筆者於大英博物館中蒙惠予親自目驗該物。器長二三·八公分。《古玉圖考》所繪一六·七公分，正如吳氏所言，是實際長度的十分之七。玉色雜然斑駁，由實物與線繪圖比對可知，線繪圖在表現柄端的厚度及邊線、刃角處的崩傷，都相當正確。

其實這件器物為古代的玉斧頭。自新石器時代晚期，人們便磨玉為斧、鏃、鏹、刀等生產工具及武器，既可實用，又可象徵統治者的身分地位。在商周的遺址中，仍見這種寬厚有中孔的玉斧出土。線繪圖的上端為不甚鋒利的刃口，全器呈現實用器的風味，厚重有力，宜於砍伐。至於吳大澂定其名為「鎮圭」是否合宜，將討論於後。

又如該書頁一百十九的「龍文佩」（圖2 a），也是證明該書精確詳實的最佳例證。

這件玉器後來為美國私人收藏家溫素甫（Grenville L. Winthrop）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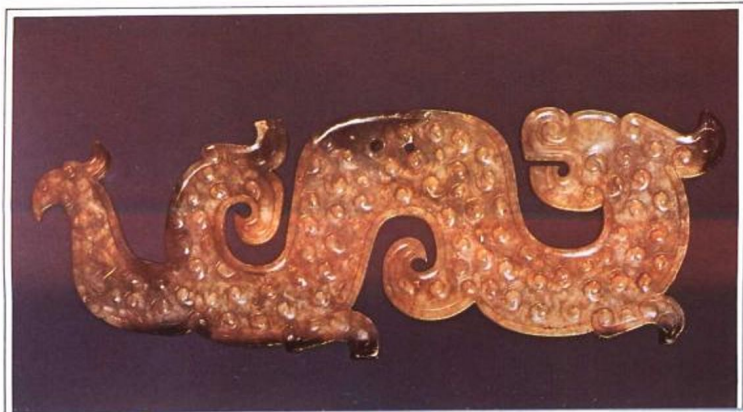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a 《古玉圖考》所錄之「龍文佩」

有，一九四三年捐贈給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 (Fogg Art Museum)，由該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玉器圖錄第四二四號 (圖二 b) 可知，吳大澂正確地繪出了它的尺寸：長一五，高五·五公分，更由圖錄資料知道，該器厚為〇·七公分，重九七公克。吳大澂形容它是「白玉璫斑」，即白玉底子



上面有紫紅色的斑痕。與福格博物館圖錄中的描述，及彩色圖片的表現相合。該玉器是戰國時流行的龍鳳紋玉佩，即在一件玉器上，一端琢龍紋，一端琢鳳紋，龍鳳各有其頭部，二者共用一個彎繞的體軀。但這件玉佩上，龍頭琢得大而明顯，鳳頭則較小而不明顯，乍看之下，有如龍體的尾巴，所以吳大澂只叫它「龍文佩」。最初筆者是由福格博物館的圖片及幻燈片認識這件玉器的，當時也未注意到鳳頭，直到赴該館親自檢視該器，才赫然發現有似龍尾的部份，琢有表現鳳頭的喙與爪。

該玉佩兩面都滿飾穀紋，即圓形小突起，帶有一個圓轉的小尾巴，這是戰國到漢代時流行的紋飾，為古代文化中「氣」的觀念的圖象化表現。（林巳奈夫一九八九）。龍、鳳都是古老的神話動物，新石器時代藝術品上，就見其造形。由許多神話傳說可知，先民相信當上帝造大時，神靈動物會扮演引渡生命力的媒介。所以先民祭祀祖先時，需要藉助飾有具法力的神靈動物的藝術品作媒介。古老的信仰，傳到東周時，神秘的色彩已淡，人文主義抬頭，當時儒家解釋貴族佩戴龍鳳佩的習俗為：「君子比德於玉」。「德」的古字，甚強調中央的「目」字，本義是生、姓、性，（李宗侗、斯維至）即是指與生具來的「秉賦」，而非僅局限於儒家理想中的「美德」。「君子比德於玉」，或可釋為：統治者（貴族）用它來象徵他及其祖先的秉賦，源自某種神靈動物。



圖二 b

戰國 龍鳳紋珮 長
十五公分 原屬福格
博物館 今已歸薩可
樂博物館藏



正 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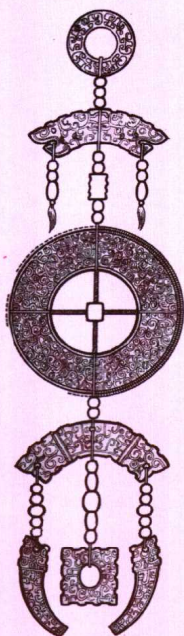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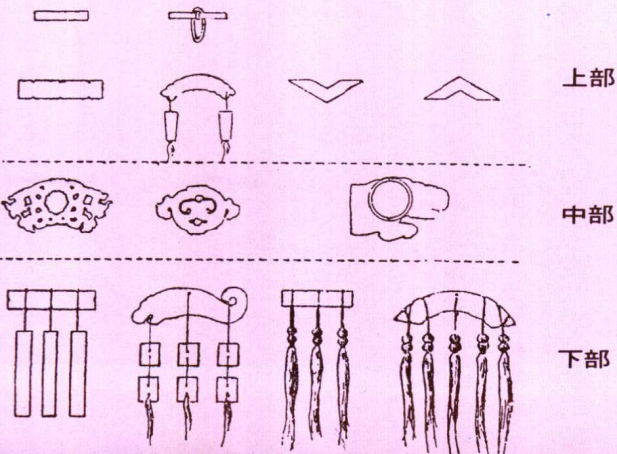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三 郭寶鈞復原東周玉佩之正例與變例

變 例





該器中央上方有二個小圓穿，是供穿繩佩戴。當時流行戴成組的玉佩，即用絲繩串聯了璜、珠、璧、鱗牙、方形片等，成組佩戴，而璧與龍鳳佩，常為全套玉佩的中段主體部份，圖三即是根據輝縣的出土遺物，所作的玉佩復原圖。由於龍鳳佩的上下方要串聯其它不同的玉器，所以準備二個穿，結佩時可依兩邊所串聯小件玉器的重量差異，決定使用那一個小穿繫絲繩，可以平衡全套的玉佩。

由這件龍鳳紋玉佩，也可證明吳大澂兄弟的務實精神，不但尺寸完全原大出版，且花紋相當傳真，無一處馬虎。

●優點之二——一些重要禮器名稱的考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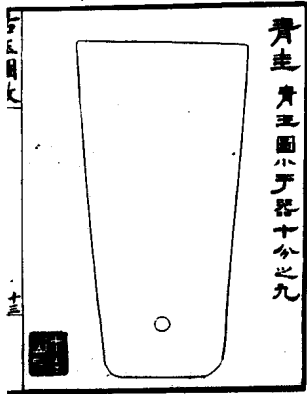
吳大澂最重要的貢獻為圭和琮兩種玉禮器的考訂。分別介紹於下：

(一) 圭的正名

該書頁四中說：「今人不知古圭有與方椎相似者，輒以藥鏟目之，亦猶三代古琮，概目之為釘頭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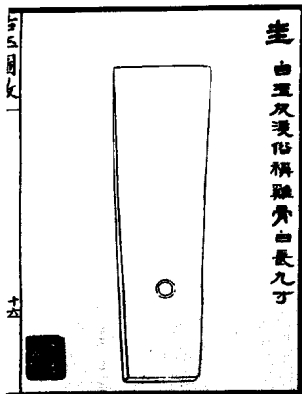
《古玉圖考》中錄了不少玉長方形端刃器（即刃在窄端），這些玉器實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、周時的玉斧、鏃、鏹、鉞等生產工具及武器（圖四、五）。依現代考古學家的定名，斧為劈砍用的中鋒端刃器，多較厚大

圖四 《古玉圖考》所錄之「青圭」



青圭 青玉圖小玉器十分之九

圖五 《古玉圖考》所錄之「圭」



圭 由玉及琥珀製成白長九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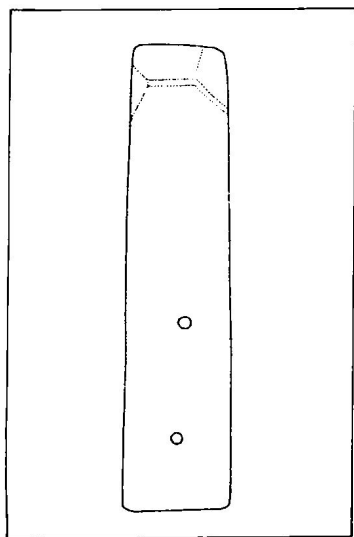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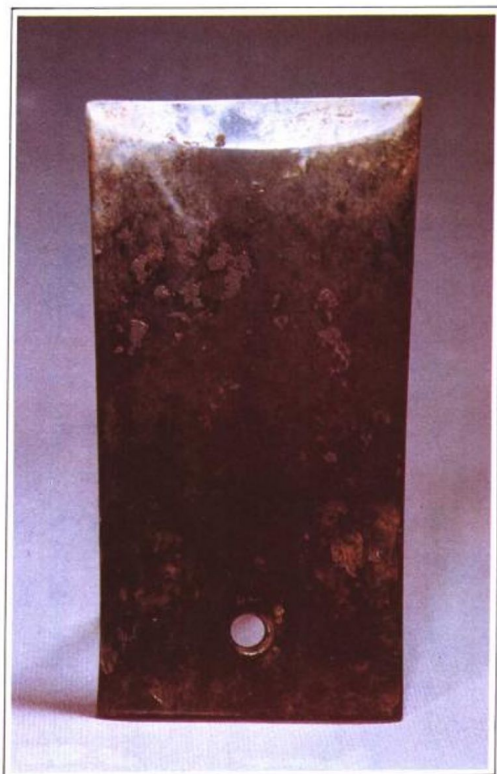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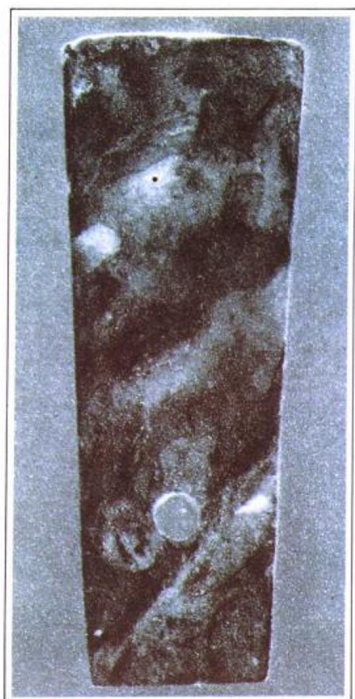


。鑄爲修木器用的偏鋒端刃器，多較輕巧窄小。鏹爲寬扁的中鋒端刃器，用以撬起農地上的泥土。鉞與斧相似而較寬大，應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時由工具發展成的武器，及象徵身份的禮器。

新石器時代居民多以打磨法，製石爲器用，在研磨石器的經驗中，體認了玉所特有的瑩秀溫潤與堅韌耐用。所以在新石器時代晚期，社會朝向階層化發展時，氏族裏掌祀戎大權的貴族階層，壟斷了玉這種稀有物質的礦源，只有他們有資格使用玉製生產工具與裝飾品。佩戴執持以象徵身份地位。有時在其上琢飾特殊的花紋與符號，在祭祀時，賦予了溝通神祇祖先的功能。

社會愈階層化，「治人者」則是「食於人者」，統治他人的人，忙於政治、祭祀、征伐等活動，逐漸地不可能實際去砍樹與種田，而成爲「治於人者」或「食人者」所供養的對象。他們的玉斧、鏹等，表徵意義日增，實用意義日減，於是刃口只須用作象徵，不必一定磨得鋒利，這樣發展成的禮器，即是文獻上所載的「圭」、「璋」等。

在西周金文，及《尚書》《詩經》《左傳》等周代文獻中，圭、璋常是天子頒賜給諸侯的信物，有權杖的意義。尤其是要賦予臣子特殊使命，如出使宣達王命時所執持，帶有符節器的意味。但由考古遺址中可知，到西周以前的圭，多是平頭的（圖六（八）），也就是發展自斧、鏹、鏹的長方



圖六 大汶口文化 玉鏃
長十九公分 大汶口出土(右上)

圖七 商晚期 玉圭 長一六·一公分
殷墟婦好墓出土(左上)

圖八 西周 玉圭 長九·七公分
濬縣辛村出土 筆者據實物所繪
(下)